



格·霍洛波夫著

嚴酷的年代

鄭碩甫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严 酷 的 年 代

[苏]格·霍洛波夫著

郑 硕 甫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Георгий Холопов
ГРОЗНЫЙ ГОД
本書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5 年版本譯出

严 酷 的 年 代

〔苏〕格·霍洛波夫著

郑 碩 甫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552

开本 850×1168 種 1/32 印張 12 1/2 字數 269,000

1957 年 12 月第 1 版

195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9,000 定價(6)1.20 元

內 容 提 要

這部小說寫的是基洛夫如何組織和領導革命力量保卫阿斯特拉罕、粉碎內外敵人的故事，嚴酷的年代就是一九一九年，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為自己生存進行流血鬥爭的一年。在这一年，基洛夫奉黨中央和列寧之命到了對內戰命运有決定性意義的伏爾加河上的堡壘——阿斯特拉罕。那時，阿斯特拉罕困難重重，危機四伏：外有白匪和外國武裝干涉者的聯合進攻，內有叛徒、間諜、地主、資產階級的騷亂破壞，再加上飢餓、傷寒……城里敵人充斥，他們不止一次地組織叛亂，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但基洛夫並沒有給困難吓倒，他以對黨對人民的耿耿忠心，日以繼夜地從事着繁重的工作，他依靠着工農群眾，不僅整頓了市內秩序，扑滅英美帝國主義策劃的顛復活動，組織了支援十一軍的工作，建立了斗志昂揚、忠于革命的工人隊伍，而且還大力地支持了巴庫、達格斯坦等地的地下工作。

本書最大的意義在於：回顧過去，珍視未來，使年青一代懂得革命成果的得之不易，提高他們為美好未來的鬥爭信心。

中文版序言

我的严酷的年代一書譯成中文，我感到万分高兴。在這部書里我要說明苏联人民在內戰严酷的年代里，在俄罗斯南部跟反革命分子及武裝干涉者所作的英勇斗争。

写严酷的年代我費了很長時間。我不得不多次周游全国各地，跟所描述的事件的參加者會見，并在列寧格勒，莫斯科，阿斯特拉罕的档案室里进行艰巨的研究工作，以便描繪那些严酷年代的正确的場面和图景。

故事中主要人物有基洛夫，阿塔尔別科夫，柯楚別依，列欣斯基，烏里揚采夫。他們都是我們人民的英雄儿子。

書中有許多篇幅是描写謝爾格依·米洛諾維奇·基洛夫的，这不是偶然的。基洛夫是共产党杰出的活动家，列寧的最亲密的学生，全体苏联人民所爱戴的人。

基洛夫为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而斗争时是非常剛毅、果敢和坚决的。他跟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时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恐惧。

基洛夫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偉大的組織天才。他能很快地了解一个人，从中发现合乎需要的工作人員，帮助他們，提高他們的信心，支持合理的倡议。他团结在自己周圍的不只是一些共产党員，而且有党外人士，他引导他們向预定的目标迈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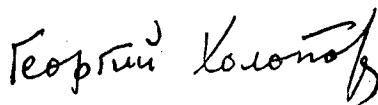
基洛夫是革命的偉大宣揚者，他有先見之明，能洞察未来，

看清一切問題發生的緣由，然後能以驚人的魄力鼓舞人們英勇
大膽地行動起來。

我非常喜愛基洛夫的形象。關於他我還寫了另一部小說
——港口的火焰。這部小說敘述了基洛夫在巴庫油田的生活與
活動。

寫這兩部書的目的就是要在讀者面前顯示出為社會主義事
業英勇地、全心全意服務的典範。

中國讀者可以用本國語言閱讀其中的一部了。此書或許能
幫助中國讀者更好地了解我國歷史和蘇聯人民的品質與靈魂。



1957年6月于列寧格勒。

阿斯特拉罕边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员，那么，
伏尔加河口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属于苏维埃的。

謝·米·基洛夫

严 酷 的 年 代

第一部





第一章

基洛夫和阿塔尔別科夫怀着疑惑和不满的心情，离开了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这些没完没了的会议，搞得人真不愉快！远征队准备开到北高加索，去救援十一军，——十一军的指战员已经身上没衣，脚下没鞋，有一半人在害伤寒病，——似乎，革命军事委员会有责任加强远征队的力量，配备给他们炮队（炮队在城里很多）、被服、武器和医药品（这些东西在仓库里也很充足）。

这些东西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得到的是些什么呢？就是两卷和十一军的司令部来往的公文信件……和堆积成山的诺言啊！假如相信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施里亞普尼科夫的话，那么在最近期间，就给十一军送去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两千支步枪，一千匹战马，五百头骆驼，供三个医院用的医务人员，大量的弹药和给养品。喝！施里亞普尼科夫自己在前线军事会议上还发誓赌咒，要到北高加索改组军队，并且全面地“扭转战局”。但是现在他却对这一行动的成效提出了怀疑。于是就在军队“当前所处的情势下”如何给以适宜的支援这一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基洛夫翻起大衣的领子，两手插在衣袋里，迈着坚定的脚步，向前走着。阿塔尔別科夫吃力地跟在他身后。

城堡的庭院里，在军乐队的伴奏之下，第一百八十团的士兵

正在整队操練。几个服飾豪华的指揮官在进行檢閱。他們过去都是沙皇的軍官，而現在是施里亞普尼科夫的軍事顧問。

基洛夫停下来，讓操練的連队走过去，他仔細端詳着那些养得胖胖的，冻得发紅的，阿斯特拉罕的漁場老板、富农、鱼类批发商的子弟，他們为了可靠的报酬，躲在这个远离前綫的、專門为檢閱而操練的团里。这个团只是專供檢閱的嗎？

在阿斯特拉罕的城堡里，在施里亞普尼科夫的要塞里，发生了許許多的怪事儿。正如消息灵通的人士所說的，这位“城堡的‘隱士’”，或是“主教”，一冬来連一次也沒有出过城門，他宁肯在相距前綫六百俄里的地方指揮前方战事。

基洛夫和阿塔尔別科夫繞过一派出色的馬車和雪橇的橫队，从城堡的大門走出来，經过去年白匪叛乱时燒燬的旅館的廢墟，沿着莫斯科大街走着。

到了前总督府的大門旁，阿塔尔別科夫的咳嗽发作了。看到他咳嗽的时候，簡直叫人揪心、难过，基洛夫把他領到了大門口。

“你應該医治医治呀，”基洛夫焦急不安地說。

“沒工夫哇，米洛諾維奇。你自己看得見情况是怎么样的。”

“情况不很好，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但治病还是要紧的。革命需要强壮的战士，鋼鐵一样的战士啊，盖奧尔格。”

“鋼鐵的战士，当然罗，是鋼鐵的战士，”阿塔尔別科夫咳着嗽回答說；他的两頰复着一层紅暈，眼泪滴落在寒霜凝結的胡須上。

基洛夫不同意地搖摇头。

“我們一到帕奇高尔斯克，就把你的治病問題，极其郑重地提出来。”

这种威胁在阿塔尔別科夫身上似乎起了作用。他突然停止咳嗽，輕松地舒了一口气。

“这阵咳嗽过去了！……媽的，真見鬼！”阿塔尔別科夫擦干眼泪，把手帕一团，塞进皮上衣的口袋里。于是他們繼續走下去。“老實說，我这病是用不着治的。只因跟着你跑，出了汗，給寒气嗆了一下。可是，亲爱的，我們在短时期內还不能到帕奇高爾斯克去，現在邓尼金正在那儿，要夺取帕奇高爾斯克还需要厮杀一陣呢！”

基洛夫沒有答腔。他走着，低头看自己的脚下。聚精会神地思索着城里发生的事件。

街上，許多行人急匆匆地走过去。臉色是阴郁的，冷淡的。偶尔遇到一些惹人厌煩的女小販，她們在叫卖炸魚，葵花子，水花生——菱角；卖摔炮和紙灯籠的中国男女小販也在招徠顧客。

他們轉身來到印度大街。这儿曾經是喧囂热闹、熙来攘往的一条街道，街上有印度商人的店舖和房屋，他們經營絲綢和放高利貸的生意。

現在这条街却寂靜无人。

“契卡人員怎么样？”基洛夫問道，“你对这一切怎样想法？”

“当然嘍，全部情況我还不能掌握，”阿塔尔別科夫回答道。“其中許多事情暫时还只能假定，只能作些推測。它們可靠到什么程度，不久我們就会看到。但是有一个問題，我現在已經清楚地看出来了：‘主教’的惡意宣傳、花言巧語、諾言和誓詞，那里邊藏有一定的策略——阻撓我們……”

“光答应，不干事嗎？要把热火朝天的工作，在无休无止的忙乱會議中拖垮嗎？”

“是策略，但應該干脆地說，这种策略和他的上司——托

洛茨基的策略有些不同……在莫斯科，在陸海軍人民革命委員部，如果不說他們把我們當敵人看待，也可以說他們對我們的态度是冰冷的。在這兒，他們給我們安排下多少大大小小的會議，商談，滿嘴答應金山銀河，但援助還是不肯的……不過在莫斯科有列寧、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他們把托洛茨基緊緊地箝制住了，這一點從我們遠征隊能够成立起來就可以確信了。因此，所謂‘上司的策略’在那兒徹底垮台了。但在这兒就比較困難啦，米洛諾維奇。”

“本質上，一點區別也沒有。”基洛夫說。“施里亞普尼科夫在這兒也是別有用心的。而他的策略——只是‘上司策略’的翻版罢了……把去年的事件分析一下，有許多問題是值得考慮的。布列斯特事件①是偶然的嗎？為什麼拒絕跟德國簽訂和約呢？這是和党中央的決議相違背的呀！……好一個所羅門決定②：既不戰，又不和！結果還是戰爭！……失去烏克蘭，丟掉黑海艦隊。被迫沉沒了好多軍艦，我們現在是多么需要這些軍艦呀！彼爾姆事件③和這兒一切的關係都是偶然的嗎？你對於這一點有沒有考慮過？由於這一切事件，所以才造成高加索部隊的悲劇

① 布列斯特事件：十月革命勝利後，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結束戰爭，遂同德奧進行談判，12月5日簽訂了休戰協定。但是孟什維克和社會民主黨人激烈反對，托洛茨基在會上拒絕簽約，一面又通知德方，說蘇方決定不進行戰爭，并在繼續遣散軍隊。於是德方乘機破壞休戰協定，轉而進攻；為剛成立的紅軍阻住，德方只得同意簽訂和約，可是和約條件已比最初苛刻多了。

② 所羅門決定：所羅門為古猶太國王，傳說此人絕頂聰明，善為聖賢，能解決最複雜的糾紛，因此後來人們稱圓滑巧妙的決定為“所羅門決定”。

③ 彼爾姆事件：1918年末，高爾察克以優勢兵力向莫斯科犯進，打算通過彼爾姆—維亞特卡之線來一個突擊，跟武裝干涉者的部隊會師。當時由於托洛茨基沒有執行列寧的增強陣地的指示，因而使彼爾姆陷落。

吧！”

“时间会证明这个问题的，米洛诺维奇，”阿塔尔别科夫回答道。

他们走到库士姆河的河岸街。复盖着白雪的小艇和机帆船激起的水浪，冲击着河岸。他俩过了桥，转向前线政治部宿舍的那个方向，向“高加索远征队”司令部所在的那幢楼房走去。这个宿舍坐落在加桑街和河岸街的拐角，商人威霍夫的家里。

奥斯卡·列欣斯基正在门旁抽着烟卷，踱来踱去。

“奥斯卡！”基洛夫喊道。

列欣斯基扔掉烟蒂，走上去迎接他。

“您怎么耽搁这么久？我实在耐不住了，所以走出来接您。您讲讲，事情怎么样？”

“糟糕透了，一点儿实在的东西也没有，光是些诺言！”基洛夫回答，开始跟他并排地走着。

“不错，这儿的事情有些古怪！”列欣斯基沉思地说，领着他们进了宿舍。

他们踏着嘎吱嘎吱作响的木楼梯走上二层楼，走进远征队的房间——房间很宽大，没有家具，但堆满了麻袋和箱子。所有高加索远征队的四十二名队员都住在这间房子里。有党和经济工作的大小干部，军事人员，摩托车手，列车警卫队的红军战士——大家都处在同等的地位，吃一个锅里的饭，睡在一块地板上。

房间的一角，摆着一个大而粗笨的炉子。敞开的炉口前，一位非常年轻的红军战士，在地板上坐着，他的肩上披着军大衣，脸庞被火焰映得闪闪发亮。基洛夫走到他面前。

“这不是瓦夏—瓦西列克吗？……”他惊讶地问道。

这个紅軍战士从肩上甩掉軍大衣，站起来惶惑不安地說：

“一点不錯，謝尔格依·米洛諾維奇。我是瓦西里·柯爾涅耶夫！您還認得我嗎？”

基洛夫抱住这位青年的肩膀，領他到窗前，讓他坐在窗台上，自己隨便坐在旁边的膠合板的小箱子上。把盖奧爾格和奧斯卡尔也喊了來。

“這是格羅茲內城鐵匠潘克拉特·柯爾涅耶夫的儿子。是個战斗英雄哩！現在他在柯楚別依騎兵旅服務，”他給他們介紹這位青年說。“告訴我們，瓦西里，你早就離開軍隊了嗎？你怎麼來到阿斯特拉罕的？”

“我早就離開軍隊了，”柯爾涅耶夫垂下眼睛開始講道。“差不多整整一個月了。老實說，到阿斯特拉罕，就象波斯王子那樣鑽進來的。柯楚別依為這件事連駱駝都不吝惜。但是如今却在這兒耽擱下來了。碰上了混賬事情。”

基洛夫掏出烟荷包，卷了一根紙煙。可以看出，他在準備聽取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快講吧，後來怎樣？為什麼要來？什麼混賬事情？”他迫不及待地問道。

“事情是這樣的，謝爾格依·米洛諾維奇……”瓦西里·柯爾涅耶夫長嘆一聲，又垂下眼睛。“軍隊處境非常困難，不斷地作戰，天天從北高加索往後撤退，越退越遠了。”

“退却嗎？”

“是的，退却，謝爾格依·米洛諾維奇。從哪兒也等不來援助，阿斯特拉罕又離得很遠；再說，阿斯特拉罕又有什麼意思呢？……柯楚別依看到這種情況，就給莫斯科寫了一封信。他命令我到莫斯科去找您，請您拿着這封信去見列寧，把我們軍

队的处境詳細告訴他。这样，我从炮兵連給調出来了，領了一头駱駝，就开始上路。来到阿斯特拉罕，順便到革命軍事委員會走了一趟。要求发給我們旅一些炮彈——他們沒給，借这个理由倒把我臭罵一頓。以后不知他們怎么曉得了我要到莫斯科去，就在車站上把我逮捕了……”

基洛夫跟阿塔爾別科夫交換了一个眼色。

“大概，这件事是格拉齊斯干的，”基洛夫說。

“是格拉齊斯干的，是格拉齊斯干的，謝爾格依·米洛諾維奇！”柯爾涅耶夫証實着說。“您怎么会猜到他呢？”

“我們对他了解得很清楚，……接着說下去，瓦西里！”基洛夫拍了拍他的膝头說。

“格拉齊斯那傢伙就一直拷問我，問我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隨身帶着什么东西？當他知道有柯楚別依的信时，立刻叫我拿出來給他看。我拒絕了。于是他們就搜查我，奪去了这封信。以后，当然嘍，他們又把信退还給我了。我蹲了一個月的地窖，今天才把我放出來。格拉齊斯說，要我馬上滾出阿斯特拉罕，再不要落到他的眼里。我找到省委会，商量怎么办。省委会主席費多羅娃听完我的話，非常高兴，因为您正好在阿斯特拉罕。”

柯爾涅耶夫脫下軍裝上身，从仔細縫好的內衣口袋里掏出了柯楚別依的信。

基洛夫好奇地瞧着瓦夏—瓦西列克，他已經長大成人了，多么高大的身材啊！現在，管他叫瓦夏—瓦西列克也許有些不方便吧。他已經不是六年前在符拉吉卡夫卡茲的“捷列克”編輯部里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垂髫小鬼了。那时瓦夏接受了地下黨委會的委托，从格羅茲內城來到符拉吉卡夫卡茲城……后来基洛夫